

喋血情仇

徐忠影 著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十月

责任编辑：邱 永

封面设计：陈恭盛

喋血情仇

徐忠影 著

*

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
发行

(广州东风中路503号7楼)

湖南省环境保护报社印刷厂 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2印张 26万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0000册

书号 ISBN 7—5431—0146—7/1.70

定价： 3.35元

目 录

- 一、新年纵欢..... (1)
- 二、竹林恨..... (8)
- 三、东洋尤物..... (19)
- 四、逝去的爱..... (27)
- 五、分 化..... (43)
- 六、麻面色狼..... (44)
- 七、巧取军火..... (52)
- 八、异国奸情..... (67)
- 九、色迷心窍..... (78)
- 十、洋妃失宠..... (90)
- 十一、兽 行..... (100)
- 十二、两脚兽..... (108)
- 十三、偷 袭..... (118)

- 十四、归来血淋淋…………… (128)
- 十五、魔鬼与天使…………… (136)
- 十六、换汤不换药…………… (146)
- 十七、虎穴探险…………… (154)
- 十八、伪善的淫棍…………… (164)
- 十九、不该堕落的少女…………… (180)
- 二十、高参失算…………… (193)
- 二十一、东洋女之泪…………… (201)
- 二十二、新娘被劫…………… (212)
- 二十三、壮士开膛…………… (222)
- 二十四、愤 怒…………… (237)
- 二十五、嫁祸于人…………… (248)
- 二十六、复 仇…………… (261)
- 二十七、母野人…………… (270)
- 二十八、巧 遇…………… (283)
- 二十九、粉红色炸弹…………… (298)
- 三十、哭泣的阴魂…………… (308)

三十一、俊女救郎…………… (316)

三十二、乌云里的雄鹰…………… (324)

三十三、旭日…………… (335)

一、新年纵欢

这是南方一座竹乡的城镇。

它座落在重重的青山里，葱茏的竹海中。

人们踏入这座城镇，就置身于一座“绿色的王国”，眼前展现一幅幅瑰丽、翡翠的竹乡景色：人在清幽的竹乡里，镇在繁花、鸟语中，空气里掺和着林海的气息，花的香气。在一条碧绿的山河上，架着一条可容纳千人的桥上长廊。这座五孔的青石大桥，四壁的石屏刻着历代骚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坐在长廊的石椅、石桌上小憩、一片蓝天巧作穹顶，朵朵彩云，缕缕乳雾，浮动在飞翠泻绿的重重竹山上。这里，富有自然界的音乐演奏：呼雨的斑鸠，唤春的画眉，对鸣的竹鸡以及桥乡特有的读书鸟、音乐鸟……日夜唧唧啾啾。从竹山深处，环绕出一条晶莹清澈的小河，通道银溪，清清的流淌轻轻地弹击着石笋、石片、鹅卵石、似铿锵的古琴，如箫笛、山鼓、日夜叮叮当当，铿锵铿锵，诉说着竹乡的历史、悲欢……

相传，在明朝昌盛时期，竹乡仅桥北有座小镇，时名“竹镇”，到了明代末落时期，从贵州迁来一家姓钟的大户，他隐居竹镇，收置四乡贫困山民们的山场、竹木，以经营造迷信的钱纸和竹纸、毛边纸为中心，即渐崛起一座与北街对峙的南市。从此以后、竹镇就被钟姓豪门易名为“翠竹城”

清代康熙年间，康熙皇帝下了一道“团结兴国”的圣旨，说是“清革明鼎以来，故朱氏宗族归顺，有官品者，赐与房产奴仆，无官品者但照民从优归农，使其各得其所……”

这道圣旨传下，钟姓大户就引经据典，攀亲搭故，标榜自己是江西南昌宁献王的后代。声称当年权臣专政，纲纪繁乱，亲王率领兵除暴失败后，就逃往贵州。明末清初，因恐株连朱氏皇亲国戚，就改姓曰“钟”，逃到竹镇来筑山庄、置竹林、纸场，隐居终日……钟氏获此圣旨，就有了合法的护身符，俨然以王公贵族自居。顿时如虎添翼，横行竹乡：上谋天下犯地，过田谋谷，过山宿林、过街宿市……弄得四乡山民衣穿不光，肚谋不饱，站不稳，坐不安，家破人亡！钟家户则大发横财，大兴土木，到了他儿子朱金门的手上，则改了门楼，换了天。

这是民国时期的“翠竹城”：位于竹山河畔的南岸，高耸着一座中西混合式的高楼，高楼的正门，上书“朱氏大厦”四个斗大的金字。它的左右两个侧门的门楣上，一边挂着“翠竹乡乡政府”的黑字长匾；一边挂着“仙府银行”的金字横牌。六只石雕的狮子，跨在三道石门的左右，象是六个张牙舞爪的门卫，守在朱氏大厦的门旁。多少年来，它稳靠茫茫的竹山、林海，虎视眈眈地瞪着对岸的北街、垅田……朱氏大厦，好似一座座高大的魔窟，它又深又重的压在竹山河的南岸上，盘踞着洁幽幽的山川，翠绿绿的王国，轻视四乡简陋的茅棚，竹舍……

腊月二十四日，是传统的小年，朱氏大厦的门楼已经张灯结彩，贺客盈门。穿长袍的，穿西装的进进出出，海味山珍，杯盘狼藉。片刻，坐客满堂，祝贺声、醉笑声、碰杯声、

器器张张。

大厦的主人朱金门，今天特别兴致。他身穿蓝缎团花的皮袍，外套黑线嵌的对襟马甲，头带银灰色的礼帽，下穿扎脚的棉裤。苍白的脸上，肥得像貌奇特：两撮松针似的眉毛，在两只鼓泡的眼皮上竖着，蒜头鼻子，上塌下凸，显得特别粗短，那厚而扁的大阔嘴下，长出一个多余的下巴……他的这副像貌，相当的不雅，而朱金门却以丑为荣，他常常用大拇指分着八字胡，夸耀自己的“龙头”，说“这是返祖现象，是皇祖朱洪武在他身上的重现……”

按照乡俗习惯，来宾喝过头杯酒，第二杯就该主人“说酒话”了。朱金门慢条斯礼站了起来。毕恭毕敬的举起了银酒杯，笑道

“诸君，今天乃我中华民族小年之日，亦是我朱府可喜可贺之日。老朽特备几杯淡酒，一则，承蒙友邦满洲武男君的看重，感谢他赠我朱府两位娇娇美妾；二则嘛，感谢各方同仁、同僚、众位槽头，在过去的一年辛劳相助，扶之者众。今日来宾，礼应位位当等，都坐上席，只因寒舍窄小，不能广开宴席，不妥之处望乞海涵……”

朱金门说完，就先敬满洲武男一杯。

满洲武男是一位日本商人。他四十开外的年纪，满脸横肉，两个肿眼泡子一天到晚垂着，老象睡觉刚醒的人似的。他身穿蓝色长袍，头扣一顶灰呢子礼帽，阔嘴中镶着几颗大金牙，谨言慎行，温文尔雅的风度……

他是以日本“神土道”的身份来到中国考察，专门研究神鬼、民俗的堂说，贩卖香纸、鞭炮、金、银锭一类的迷信商品。当他获悉朱金门父子是明朝帝王的后裔，仙府银行的

迷信钱纸畅销五湖四海时，就不惜一切代价，从满洲物色来两名少女权作敲门砖，一头撞进了造纸厂……他富有商人的风度，对人和善、友好，满口生意经。当朱金门向他敬酒，他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，用中日混合的语言答谢：

“鄙人出生在满洲，故名满洲武男，日本是我的祖国，中国有我的故乡。鄙人求学朱府，承蒙赐教，烧钱纸的高尚风俗，我将广泛传播到日本，以培养国民不忘祖先的美德。为中日共荣干杯，……”

朱金门劝完第二巡酒后，就回到原桌。他放下酒杯，两手把衣襟向上一提，便坐下来吩咐道：“银府儿，代我敬诸位多喝几盅。”

朱金门的独儿子朱银府，三十将近的年纪。虽然相貌和他父亲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，但他年青，善于装扮，一幅宽边的墨晶眼镜，就把鼓泡的眼皮、扁塌的鼻梁给遮住了。他内穿保安队的军服，外套纯青色的长衫，显出文武兼备似的风度。他并没有慢慢喝酒，一上桌，早就干了几杯，当朱金门吩咐他敬酒时，他的脸上早红得象关公了。出于礼貌，他首先掏出手帕来擦了擦头，擦了擦蒜砣鼻尖，抹了一把油嘴，然后才举起大东洋酒瓶来，扁嘴大翘翘的笑着：

“大家莫嫌酒淡多喝几盅，只要竹山河里有水，我家就有酒，大家莫嫌肉瘦，多吃两块，只要竹山上有野物，我家就有肉香。过去的一年，多亏诸位操劳扶持，祝大家升官发财干杯……”

朱银府巧嘴巧舌，说得气派、豪爽，引得满堂的酒客们一片欢腾，啧啧称赞：

“好，说得好！大家喝杯喜酒，喝杯发财酒，干！干！干……”

干……”

片刻，酒席上掀起了高潮，大杯大杯的酒在倒，大块小块的肉在拖，碰杯声、划拳声、醉笑声挤满一屋。一个个吃得头上冒汗，嘴角流油，歪歪倒倒……

散席后，朱金门父子送走了客人，又将心腹爪牙、造纸厂的槽头们留下，引进“议事室”。不一会，走进来四个盛装华服的女孩，四只金边茶盘、有的托着糖果、香烟，有的托着白花花的银元，有的托着黑乌乌的“小八音”。顿时，头目们的视线不约而同的望了过去。

朱金门躺在学士椅上，手捧古铜水烟袋，他一边“咕噜噜”地嗦着水烟，一边睨着四只金边茶盘。不时，把视力集中在眼角上，细察着头目们的各种表情的脸谱。他几次想说点什么？一个接一个的饱嗝，从满口的油烟中呛出，便顺手端起茶杯，狠狠地呷了几口，把饱嗝压制下去。然后，向坐在一旁的儿子吩咐道：

“银府儿，把——，把来年的计划告诉诸位——”格……”

朱银府正了正塌鼻上的眼镜，把眼睛一横，示意四个姑娘出去。然后，他关了房门，一边分糖分烟，一边笑道：

“关起房门一家人，说在这里，保密在心上！明年是民国三十三年，是各种势力较量的关键年。来年朱府的计划是两个字：一是扩，把市场扩大到桥北，把黄斗南挤到乡下去当土地佬，把他的外甥康耀家拉过来，扩大我们的地盘、纸厂、扩大招工；二是保，有共军的游击队，眼下，日本人也想入侵翠竹城，我们要风雨同舟，确保本城秋毫无犯。这一扩二保，请大家议议……”

“我看不必了，开年再议吧，先——”格！先交个底。”

朱金门从中插道：“腊冬腊月的，大家要忙过年——格！把奖发给弟兄们……”

朱银府听了，便走向案桌，严肃而单调的宣布发奖名单：

“奖保安队副队长钱福寿光洋五十元，手枪一支。……”

“奖侦探队队长地不宽光洋五十元，手枪一支。……”

“奖仙府银行槽头杜隐龙光洋五十元。……”

“奖……”

末了，朱金门站起来和头目们一握手，笑道：“一年来，诸位劳心劳力，老朽深表谢意。自古道，贵人不可贱用，诸位好好干，朱府不会亏待列位。俗话说，只有耙沾饭，没有饭沾耙的……”

众头目，一个个点头哈腰，千恩万谢。可也有心头喷火的，暗暗地骂道：呸！黄鼠狼给鸡子拜年，起歪心，朱家的酒好喝么，钱好拿么？你是用我的脚走你的路，用我们的嘴，去传你的话，用我捏的鞭子、枪子，去为他作威作福。到时候，酒得回缸，肉得回栏，钱得回柜……

朱金门送走大小头目，便一头扑入“白玉宫”内房里“朱氏皇堂”纳福。

由一条彩色飞金的回廓踏入，就是四根朱红柱子撑起门面的皇堂。石雕的双龙戏珠的门沿，大门用铁皮包着，门上密密麻麻地钉着巴钉。这三面不通的院墙，全是仿明代又大又重的青砖砌成。除了皇堂外，左右是四间大房，一边深藏着金银珠宝、诸子百家的书籍；一边则是朱金门个人的密室。密室的墙壁是米黄色，除了挂着十二幅中外裸体美女画外，肃穆得近乎险森，清淡得近乎凄凉，一盏满堂红，寂寞地洒下黄澄澄的冷光。八把明式雕花龙椅、一张八仙桌、一

张龙床，占去了密室的二分之一。除了成婚、纳妾的“喜月”和每年的三朝年夜，平素日子朱金门不到这里食宿。

房里燃烧着栗木炭火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山妹子坐在火盆旁烤火，翻着朱金门珍藏的仕女画册。她长得灵灵醒醒，光艳动人，一件得体的绿花小袄，罩着初发苗的修长的身材。她见朱金门进房就抓着那蓬松的独辫，白晰的脸蛋顿时绯红，双眼羞怯流波的回盼着道，

“老爷回来纳福？”

“你也纳福。”朱金门倒来两小杯虎骨酒，放到煨着鸡汤、冬笋、人参、八封肉于一炉的炖钵炉旁，将她往膝盖上一搂，狂吻着，笑眯眯地问着：“腊月三十夜，想娘了吧？”

“好想……我刚才在火边瞌了一下，象是娘在耳边唤呢，‘杨华嘞，快回来吧……’。是我爸劝我来住两年，娘根本不同意，还……”

朱金门生怕杨华说走了嘴，急忙制止地戏戏哄哄着：“新年要说吉利话，懂不？你爸爸是有文墨的大甲长，不错事的……嘻嘻……谁不乐意进朱府来享福？来，陪老爷喝一盅年夜酒，喝了鸡汤，跟老爷偎脚，一块到床上纳福……”

杨华尝了尝，觉得又甜又香，便几口咽了。

朱金门抱着她亲了几嘴，问着：“今夜喝的交杯酒蛮烈的，怎么，你没醉？”

“盅把酒不醉，我在家时就常喝。四乡要托我爸说情办事，送酒送肉，那总是长年不断。”

把大甲长给你爸做做，油水厚呢……“朱金门阴阴地笑着，“还有妹崽侍候你爸……”

“撕你嘴！我爸是骗人的瞎说！在我家帮工的姐都……都

跟我睡。”

“那更晓事哩……听说你娘拿竹篙去捅窗格，你能没听到么……？”

杨华不吭声了，她知道家丑早就外扬了，她在老家伙的肚皮上揪了一把制止他再往下说。但一种雌与山雀的共存，一种人鬼之间的欲望的安排，使她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。她感到全身被虎彪彪的肉块包得暖暖和和，瞬间又感到胧朦、恍惚：他感到龙床活动得轻悠悠的，她感到身子颤动得慢悠悠的……霎时，体内一股潮露的漫溢与渗透，使她感到莫名的紧张、兴奋……

杨华突然感到一座大山压了下来，掀起一串虎的残喘，长啸！然而，又是人的语言在耳轮嘻嘻哈哈地旋转：

“恭喜你新年夜成人纳福！”

“恭喜老爷新年夜纳福……”杨华晓事地回答一句。忽又怏怏地问道：“陪老爷睡过三朝年，我就住进白玉堂么？那么多灵醒的山姐山妹，老爷享用得了么？”

嘿嘿……老爷有福，金钱多不会咬手，美女多不会伤神……”朱金门肥胖的的手指抚摸着她赤裸的乳房，阴声阴气地笑着，问着：“老爷怎样？……够你纳福吧？”

朱金门抱着少女疯狂地蹂躏着，皇堂外的鞭炮声、春雷声，突然介天地噼噼叭叭的轰炸起来……

二 竹林恨

过年了。有钱的人家从腊月二十四就开始吃酒席、放鞭炮……

鸡叫两遍，余青山轻悄悄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虽说这里离翠竹城有上下十来里路，可路是往高山上爬的，城就在竹下，街上通宵的鞭炮声，春雷声，炸得他一夜睡不着。他想：天一亮就是大年三十了好事要买张红纸写幅春联，买一挂百子头让孩子乐一乐。

为了不惊动妻子，他起来很轻，先摸到堂屋点燃桐油灯，然后才转身进房，把那件兼做枕头的破棉袄穿上。

拿什么东西去买红纸、火炉角还有一堆片柴，选又粗又硬的挑一担下街，能换几个是几个。他一块一块的挑选，选好，拿来综绳一捆，就用扁担挑起来试试斤两。

余青山打开大门，天麻麻亮了，一股寒风扑在他的身上、脸上，他冷冷的打了一个寒颤。昨夜北风不大，雪下得大，翠竹城的瓦屋是白的，近处的竹棚茅屋在扫雪，远处的竹山隐隐约约，山上山下，到处白茫茫一片。山下又响起噼噼叭叭的鞭炮声，那是街上的人放的，竹山上也响起了爆竹声，大雪压断了许多竹子。他呆呆地看着，听着，动摇了：这大雪封山的年尾，没路下山卖柴呀？

孩子睡得很香，就是雷公也打不醒。他老婆不同，她就是个舍不得睡的人。年前，她从破衣服中选出两套好一点的，补补纳纳，让孩子过年穿得光整些。她从小就心灵手巧，做得一手好的针线活。纳的袜底要花有花，要雀有雀，她打的竹壳草鞋，男人们爱穿，套索能松能紧，很有分寸。如今，虽说是五十来岁的人了，手腿还是麻利得很，在一盏摇摇曳曳的桐油灯下，在三不时添一块干竹片的火炉旁，从搓麻索到纳底，两日搭夜就赶起大小三双布鞋来。昨夜鸡叫头遍才上床，天一麻亮，她就被山前的鞭炮声和山后的断竹声吵醒

了。她用腿试探着床的那一头，空的？便急忙披衣起来，走出房外。

“你昨夜回得晚，怎么一早就爬起来？”当她发现屋里弄好了一担片柴，便心痛的说道：“哎呀！你原来是想上街卖柴呀？这大的风雪天，莫受那份罪了，年好过咧，月不好过。将就过得去算了。”

你听街上过年几得热闹，家里红纸方一张，孩子鞭炮方一挂！唉……

“莫那样想。”她把一担片柴挑进火炉角，“过年的米有几升，还有一挂烘干的鹿肉，再留两个鸡婆，杀一只公鸡，把火烧得旺旺的，一家人暖暖和和过个年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可余青山的心窝里有一团火。他闷坐在堂屋角，紧锁双眉，不停地抓着头皮。但是，除了从头上抓落几根白发以外，抓不出红纸、鞭炮、抓不走心中的愤恨！

余青山比老婆小三岁，四十七了。他个子高高的，肩膀很宽，圆脸上，两道浓眉压着一对关云长式的丹凤眼，挺直的鼻子下面，就是一圈刮不净的络腮胡子。年青时，他在竹乡算得上是个仪表堂堂的好汉子。他言语不多，脸上含着默默的笑容，见了乡亲眼角和嘴角总是向下一弯，使人感到和蔼可亲；遇到骑马、坐竹轿的山主，山怪，他就唱起山歌骂人。他不轻易发脾气，发了脾气就叫你认得他！是石头他要咬一口！说起他刚强不屈的性格，还得从他父亲谈起——

父亲余竞成，原是这竹乡一个中等槽户，后山上，有他家的山场、竹木，竹山河边，有他的槽屋、碾厦、碓厦，造纸屋、晒纸场……甲戌年大天旱，山溪断流，竹山河露了底，碾厦的石碾不转的，碓厦水轮不动，没有水就造不成纸呵，

一家人吃喝就陷入困境。

一天早上，朱金门杵着文明棍上山来了：

“竞成大哥起床了吗？”

“太阳都晒破屁股了，还睡得着？你是谁？”

“听不出声气？前几年为造纸不过格的事，我还经常登门请教哩。”

“朱金门？”竞成听了，急忙从火炉旁站了起来，他一边拉开大门杠，一边想着：他是个说话天灵地准的大人物，来找我？于是，引进火炉旁坐下，问道：“坐，坐。有事？”

“来找酒喝嘛！”朱金门笃着文明棍笑道。

“朱先生，你开玩笑不是时候呵，我现在吃饱肚子还困难，还……唉！怠慢你了……”

“那就是我讲酒话呐。”朱金门诙谐地笑着，接下来又关心的建议道：“我看你是吊到干鱼吃白饭，那几十口浆挡，少说也有上千捆竹麻料，你透一点出去，就度过难关嘛。”

“这大旱年头，买料的会踩腿后跟呐。”

“我就不踩价，老竹浆的每捆两块，嫩的浆的每捆三块。有得多少买多少，现过现的小头大脑壳。”说完，朱金门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一下，认真观察对方的反映。

余竞成听他说得真真切切，人又在难处，便叹了一口气，动摇了：“造纸人卖料，是杀鸡取蛋，火烧眉毛顾眼前，卖就卖吧！”

“我也是为你着想哇，老哥，我把银洋甩到你浆挡去打水泡，还不晓得那一年发水哩。请你立个字据吧，免得以后起料时间长，就……”

“我一生是踩挡做纸的人，大字麻麻黑，小字又认不得，拿不起笔呵。”

“那就叫青山来划几笔吧，听说你青山很不错事，从细就聪明好学，肯进书。”

1 “上竹山打野物去了。”

那就到我家去喝一盅，顺便请个中人，当事入划个字据，你也好顺便把钱带回来。”

“要得。”余竞成连连点头。在他眼里，朱金门是翠竹城里的头面人物，凡是他法的事，没有一起回生的，他说的话，没有一个敢说“错”字。前几年，他恭敬如王爷般的喊“余师傅”，又是敬茶，又是敬烟；眼下，又是“老哥，老哥”的喊得脆乐。吊头找大树，为了造纸厂不倒闭，小槽户只有依靠大槽户了。再一想：放在浆挡的竹麻料是个死货，又不生崽落儿，不是好心，谁愿意把叮咭响的活钱拿出来呢。余竞成这样细密的考虑一番，就锁了大门，跟着朱金门一块下山了……

公鸡在门前啼着送太阳，青山正在火炉烧晚火的时候，余竞成背个裕连，杵根竹棍回来了。青山见他父亲满脸通红，便生气地问道：“爸，今天很多人来找你要工钱，看你，还有钱上街去喝酒！”

“好，好好。”余竞成支唔儿子两声，就把裕连背上楼了。半晌，下楼梯来问道：“要工钱？那些人来了？”

金大伯说去年碾了一年的料，还欠四个月的钱；邹大姑子帮你踩了一年的槽，分文未给；还有杨妈的晒纸工，细娥的牵纸工，七八个哩。都说你是痞子老，腊月腊日的不把钱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我这回背一袋胭脂水粉回来，过年一个擦一点。”